

艺术星空 春水东流说君里 马信芳

作为演员,他曾出演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史东山编导的《奋斗》,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大路》等影片。而作为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经典在中国电影史上闪烁着光辉。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电影一代骄子”的郑君里。

郑君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50年。此时,不由想起与其子郑大里相遇的时刻,我们曾共同回忆君里先生那难以忘怀的电影生涯,不由感慨万千。“用良知咏叹理想,用无忌挥洒浪漫,用浩荡鼓动伟岸,用细腻状写微末……”大里用诗赞其父亲的一生,而不忘他的作品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候补皇帝”让赵丹佩服 郑君里,祖籍广东,生于上海。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贫寒的家庭,时至年关,还会有债主上门逼债,郑君里亲眼见父亲跪地求债主宽限,不堪的经历让他从小就具有发愤图强的决心。

17岁那年,郑君里作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决定,投考由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建的南国艺术学院。在那里,他和陈凝秋(塞克)、陈白尘、吴作人等成为同学。他的艺术生涯是从表演开始的,上学的时候就在《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戏剧中跑龙套。1929年,他获得了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的机会,而后还主演过话剧《大雷雨》。1932年,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一员,他也因此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出演了蔡楚生、史东山、孙瑜等编导的多部影片。他与阮玲玉是同乡,两人除了《新女性》外,还在多部影片中合作。

郑君里在银幕和舞台上,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内在情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一点,被称为“电影皇帝”的金焰,对他也称赞过,因为两人当年双双入选“中国十大电影明星”,金焰在赠给郑君里时,称其为“候补皇帝”。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郑君里成为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在剧联的感召下,他赴工厂、进学校、入剧场,演出《洪水》《复活》《阿莱城姑娘》等左翼戏剧。其间,郑君里等还带队赴南通演出。当时正在南通“小小剧社”如痴如醉演戏的赵丹观

看了郑君里的演出后大为佩服。赵丹遂向郑君里请教演艺,郑君里也发现了这个演艺界的奇才,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其间,他成功地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型。1946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汇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全国解放

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共71万人次观看了该片。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蔡楚生正患肺病,每天晚上郑君里跑到蔡楚生家里,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这部片子的剪辑也由郑君里完成。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这部电影。”该片虽是郑导的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的非凡禀赋。剧中饰演素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曾回忆说:记得君里告诉我,这部片子起先国民党检查官怎样也不予通过,后来送过去“一束花”,过不了多久影片就被通过了。原来在这一“一束花”里放了几个金表。

关于此片,剧作家柯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8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动与死寂,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作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

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郑君里是以极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导演事业的,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部电影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一流导演之列。

“红烧头尾”——《林则徐》和《聂耳》 拍摄人物传记片更见郑君里的功力。1958年开始拍摄的《林则徐》和《聂耳》,后被誉为“红烧头尾”,成为上影厂向国庆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在郑君里看来,要树起林则徐这个人,必须在多场次中深入挖掘他的性格。剧中有一场“林则徐的一天”颇为用心:通过

描绘林则徐从早到晚、从夜又到早一天之内错综复杂的内外斗争生活,借以集中地刻画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特别在最后一节,郑君里摒弃了林则徐身边的任何人,从容地展开其精神世界,这位历史人物由此树立。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远,然后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影片定格。周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希望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民群众中的平英团却起来了”的情节。现在观众看到结尾是按照渔家女上战场等镜头,郑君里就是按照这个情节设计的。

郑君里与聂耳是同期人,还一起工作过。尽管互相熟悉,当他接手拍摄《聂耳》时,却丝毫没有懈怠。相反他采取了与以往“由上而下”完全不同的手法——由下而上,集思广益。

开拍时,郑君里又创造出“黑板法”,请场记把不同的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选择。他归纳说:“导演要善于像挤‘柑汁’一样,让演员把心中积累下来的好东西统统挤出来。”

该片拍摄可谓匠心独运,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一节是影片的高潮,郑君里决定借用音乐来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过程。他请作曲家根据台本逐个镜头设计音乐,并先期录音,而后演员根据音乐的曲调和节奏去表演;聂耳躺在床上翻身思考,接着走上阳台,最后回到书桌,终于写就《义勇军进行曲》。专家评说,这不是在配音音乐,而是用音乐表现聂耳创作该曲时的内心历程。

这两部电影都由赵丹主演,特别是林则徐,成为赵丹创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关于这段经历,赵丹曾这样记述:朋友们称我跟郑君里是“欢喜冤家”。我们在电影合作中的成功完全是吵架吵出来的……在拍摄《聂耳》的过程中,在某些镜头的艺术处理上,我俩之间经常有所争执、相持不下。有一次,郑君里气得说:“我下次再也不找你演戏了!”我回嘴:“下次你导演的戏,就是八抬大轿请我上我也不上了!”然而紧接着又共同迷醉于下一部《林则徐》新的艺术构思之中,彼此都“非你不可”了。

一个是大大导演,一个是大大演员,让《聂耳》和《林则徐》成为传世的经典。《聂耳》获得了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林则徐》荣膺“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则授予了郑君里。

斯人已去,作品永存。诚如上海市文联原主席、导演吴贻弓所言:“一个人的经历,相对事业来说,似乎非常短暂,但如果一个人的经历里有足以令人缅怀的品格和业绩,那么,它就会和事业同在,永远积淀在历史里,成为不朽的东西。”

砚字,拆开开来是“见石”,见石如见人,久则生情。生长于石上的情,如《石头记》,当贞固万年逾于凡人世人情。准剧也有《石头记》,为江淮戏的经典剧目,戏名《宝砚记》,说的是寒儒之女江瑞莲与林家庄少年庄主林木森相知相恋的故事,江瑞莲赠予心上的定情之物,就是一方祖传的御赐宝砚。

清人伊秉绶有砚铭说:“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惟砚作田”四个字有儒雅清韵,我很喜欢。少年时也曾日临帖习书于故园竹窗下,勤苦耕耘于砚田之中,数年过去,字也有了点皮相,只是随即被衣饭所扰,其后又耽于读书作文,恍然间二十余年过去了,人渐老如旧,徒唤奈何。虽不习字,清供一方砚也好,养眼,养心,养气息。

我对自己说,待我把文章写好,就去练字,从《石鼓文》和《峰山碑》学起,不妨也学着画一点文人画,学一点篆刻,将来再出新书,书名题写、插图绘制、序跋铭镌都自己来,岂不美好?问题只在于,文章何日才能写得好?五十岁?六十岁?抑或八十岁?

文章文章,修行修行,修身修心修文字,路漫漫其修远,活成一只千岁老妖精才好。

水,益毫毫。下墨,是磨墨时墨条或砚锭中的墨粒脱落的速度,是物理反应;发墨,是墨粒中的碳分子与水分子融合的速度和细腻程度,在此过程中,既有化学反应也有物理反应。不渗水,说的是砚石密度大,装水盛墨久而不漏。益毫毫,砚台肌理嫩滑,不伤毛笔。

下墨和发墨,往往是一对矛盾。下墨快的砚发墨差,发墨好的砚下墨慢,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莫不如此。只有其中的精品,才将这一对矛盾调和得恰到好处。南宋陈栎《负喧野录》说砚台下墨、发墨的情状:“砚贵细而润。然细则下墨不发墨,惟细而微有锋骨,方其受墨时,所谓如热炭上上揭烟,不闻其声而密相粘滞者,斯为上矣。”砚石细腻温润有锋芒者,下墨,发墨性能俱佳。

一砚在案,如见山水淋漓,神山优游参差台榭中,或与高士漱石枕流,作长夜世外之谈。案头的这方宣砚并非佳砚,但观之抚

之扣之握之,咸有名砚风范。懊悔得很,未带须溪或者歙县的好墨回来,一时不能体验砚上磨墨“杀墨如风,磨之无声”的雅趣,纸上书写“涩不留笔”的酣畅,也不能一观墨相“浮艳”之美。涩,即有钝骨,石有锋芒;浮艳,华美艳丽也。若用清代歙县制墨大师曹素功的漱墨来磨,墨色浮艳之外,当更添几分贵重之气。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是一家人,砚与墨的关系又相对亲密一些,一如伉俪于飞,颀之颀之。古人说“墨逾坚者,其志石也弥甚。”又说“墨在砚中,随笔旋转。”砚要墨养,好砚要好墨,普通的墨用于名砚,或者名墨用于凡庸的砚,都不好比无盐配周郎,生生唐突了风月。

没有好墨,就用清泉来养着吧。“佳砚,池水不可干,每日易以清水,以养石润。”这是明人高濂常用的护眼养砚法,宋人李之彦也有类似的说法,只要有心,并不难办到。

长,你们要逃可要看好了再走,这里里外外有十几道岗,数不清的兵,千万别让他们抓住你。”王泉媛通过在村里几次走动,多少已看到些情况,但真正实施逃离计划,却须前后左右都想清楚,想周到的。

这天,王泉媛冒着大雪走到了村西头,发现两个土围子中间有一条大沟,沟坡不太陡,沟底却很深,有五、六米,直通向外面,围子附近无士兵把守,可以从这条沟里逃出去。王泉媛和王泉说。

她惊喜又有所发现,把这一发现才告诉王泉英,秀英却说:“团长,算了!吧!”王泉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了?”王泉英一脸沮丧,唉声叹气说:“这么大的事你一点没听说?”王泉媛急了,“我上哪去听说?你快说呀,就是天塌地陷又有什么坏处,难道说还不如咱们现在更糟的吗?”

王泉英痛苦地摇摇头说:“敌人又要搬家了!我是说,咱们刚熟悉了这周围的环境,再到一个陌生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逃走,我这肚子……”王泉英抱着肚子哭出了声。

“没说去什么地方?”“说了一个地方我没记住,好像离凉州不远。”“你说离凉州多远?”王泉媛抓住了秀英胳膊。“是,她是这么说的。”“没说是凉州东边还是凉州西边?”“好像是东边一个啥名。”王泉媛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突然抱住王秀英双肩,“秀英,咱们有救了!它越往东走,咱越有希望逃出去呀!你想,它要是移防到兰州,咱不是迈步就回家了吗?”

王泉英脸上还挂着泪,憋不住地又大笑起来,“对呀,团长,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下可好了,马匪用车就送回兰州了!”

“不是回兰州,而是送咱百十里路,送多少算多少吧,只要是往东走,咱就跟着!”

(二十二) 连 载

口腔溃疡口臭 弄明口香合剂 已到货 养阴口香合剂 69.8元/盒

腹泻 急性慢性肠炎 请用药 止泻的胶囊 鞣酸苦参碱胶囊 25.3元/盒

灰指甲 品牌推荐 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138元/盒

善良姑娘阿喜 王秀英一脸蜡黄,阿喜搀扶着她回到小屋。阿喜把王秀英安顿躺在炕上,不声不响地走了。穆主任关切地问道:“这孩子病了吗?快找医生看看吧!”王秀英蜷缩在炕上无助地哭起来。王泉媛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安慰说:“别哭了,秀英,穆主任就是来帮助咱们的!不会太久了,咱们一定要逃出去!”王秀英哭得更厉害了。她躺在炕上身子不停地发抖:“姑姑,我怕!我害怕呀!”穆主任以为这个小女孩害怕一路上的检查和盘问,就说:“只要手续全,别让他们认出来,就能过关卡……”王秀英把自己捂在被子里不停地抽抽着。王泉媛的眼里涌上泪花,“是我没有保护好她,怪我!”

西路军女红军团长 王泉媛 王霞 著 王秀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王泉媛又做了阿喜许多次工作,可阿喜不是睡着了,就是重复那两句:“我怕,我不敢……”王泉媛几乎绝望了,也许真的没有逃走的机会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阿喜挟了一个包袱走进小黑屋。“阿喜,回家去了?”王泉媛问。“嗯。”“爹妈都好吧?”“好。”阿喜将包袱放在王泉媛面前。豆大的油灯前,王泉媛打开包袱,不由得心一颤。她看见包袱里是一件男人穿的长衫,一副墨镜,一顶黑礼帽,还有一个小戳子。 “等一等,我马上就回来!”阿喜出去,不一会,手里握一根棍把木杆的文明棍走了进来,她说:“我把它夹在柴火堆里了!”王泉媛手捧着包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王秀英挪动着笨重的身子靠在王泉媛身边,“团长,我们可以逃走了!”“是啊,我们可以逃走了!”王泉媛搂着王秀英啜泣起来。 忽然想起还没谢阿喜,王泉媛抹着泪说:“秀英,从现在开始咱谁也不许哭!咱们能逃出去了,该笑才对呀!”见王秀英终于止住了悲伤,她转身对阿喜说:“阿喜,你是个善良的姑娘,谢谢你帮了我们大忙!”阿喜爬上床,钻进被窝,“不谢,王团

礼的手,说:“穆大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穆主任想说什么,喉头上动了动,终于忍住,什么也没说,转过身走了。 自从阿喜搬来和王泉媛、王秀英住到一起后,王泉媛经常在晚上给她讲红军的故事,讲红军为了解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勇敢杀敌的故事,有时逗得阿喜和秀英开心地笑,有时又惹得她俩掉眼泪。 是时候了,一定要争取到阿喜的帮助!晚上,王泉媛问阿喜:“阿喜,县里第一科科长叫什么名字?你给我到外面刻一个他的私章好不好?” 阿喜吓得直发抖,“叫马团长知道了,我就没命了!” “我们可以不告诉他!” “可是,我害怕。” “阿喜呀,你看我和王秀英在这里受苦受难,挨打挨骂,这样不被当人看,你心里不难过吗?” “王团长,我难过,我为你,为你挨打,为王秀英妹妹被人欺负,我哭过,可是,我一家人的小命全捏在马进昌手里,我……害怕。”